

文 革 博 物 馆 专 集 (四 十 四)

• 辛雨达 •

这首歌原名《我的家乡》，又名《南京知青之歌》。可想而知，它的作者是南京人，而且就是当年的知青，他的名字叫任毅。

任毅原是南京市五中66届高中毕业生。他从小就兴趣广泛，爱好艺术。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南京市著名的小红花艺术团，学过唱歌。中学时又参加过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学过二胡和吉它。

1968年年底，正好是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南京五中的一批学生坐著卡车，经过了南京长江大桥，来到江浦县插队落户，任毅所在的生产队正好是公社所在地，于是他们这个知青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全公社知青聚会的地方。

1969年夏收之际，南京知青中普遍弥漫著一种下乡后的失望情绪。任毅在门上贴了这样两段语录：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全公社的知青都经常跑到他们这里来聚会，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感到前途渺茫，于是弹吉它的人又多了起来，当时他们那里甚至有“吉它之乡”的称号。大家聚在一起，就唱过去的歌，有一首歌他们唱得特别动情，歌名叫《流浪人归来》：

“流浪人归来，爱人已失去。内心无比凄凉，我活…为什么？应该怎样活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前途在哪里？”

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又聚在任毅那个小茅屋里，又把那些歌轮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空虚。这时任毅的一个朋友唐又龙忽然站起来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

他这句话给任毅的触动极大，当晚他就抱著吉它谱写了《我的家乡》，整整搞了一个晚上，等到第二天天色发亮的时候，这首歌终于完成了。

他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然后又写下了“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这首歌原来是有个雏形的。

1964年，南京五中有一批毕业生志愿去了新疆，在戈壁滩上，他们中间有人作了一首歌曲，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当时听了很为之感动，任毅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节奏也搞得复杂一些，有2/4、3/4、4/4拍，使它能够更好地表达知青思乡的情绪，歌词也重新填过。

这首歌一完成，当即就被人拿去传抄。然后它开始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

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轮船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于是就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

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的样儿倒象是个知青，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

其实当初他写这首歌时并不敢称为《知青之歌》，因为这里既没有豪情壮志，也没有宏大理想，它只是表述了一种思乡情绪，表述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而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

据说，有一夥上海知青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吟唱这首歌。江西有一个县的知青在开会前的拉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首歌。

当时任毅的一些朋友学著列宁评价《国际歌》的口气说，“凭著这首《知青之歌》，你任毅可以到处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

但是，对任毅来说，不但没有找到吃、找到住，却是——不幸降临，全是因为这首歌。

1969年8月份的时候，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传来，任毅有个同学叫郑剑锋，因为身体有点残疾，驼背，所以免去了上山下乡，他们那个班上的同学大概只有他留在南京，于是他的家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这些下乡知青回城时的联络点。郑剑峰的手很巧，爱装半导体收音机。

有一天他在调试时，忽然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写的那首歌，他感到很意外，于是立刻偷偷地告诉了任毅，并约他第二天在同样的时刻再去听。

第二天下午4点钟，他们躲在郑家的小屋子里，偷偷地把半导体收音机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果然很快就听到了那首歌，他们把它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并采用男声小合唱的形式，配上小乐队伴奏，效果搞得很不错。当时任毅都听呆了。

一来他还是头一次听到自己这首歌正规演唱的效果，没想到它的感染力竟有这么大；二来他意识到莫斯科广播电台演唱了这首歌，实际上已经把他置于死地，他的罪名是脱不掉的。因为当时的中苏关系恶化到对立的地步。

1970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晚上，那是任毅永远也无法忘怀的日子。

窗外手电筒雪亮的光柱不时射向茅屋的每个角落。任毅的箱子都被打开了，他们什么也没找到，因为不久前任毅烧完了所有的文字东西。

“带上你的洗漱用品，跟我们走！”一个声音高叫著，插在军大衣口袋中的手正紧勾著扳机。

任毅举起戴著手铐的手，轻轻地摘下那已经准备好的放满牙刷、牙膏、手巾和换洗衣服的书包，随手套在头上。在都是拿枪的军人的押送下，走出了房间大门。

不过，这一走，却再也没回到农村，从而庄严而隆重地结束了所谓“再教育”的历史时期。

他被推进一个柜台，经过严格的搜身，抽去了里里外外所有的裤带、皮带，据讲为了防止自杀。真是天知道。

“签名”抓他的人出示了“逮捕证”。

“按上手印，写好几点钟。”依然是那威严的声音，那无表情的脸。

“进去！”任毅还没有弄清什么就被推了进去，随著就是关门、上锁。

“啪”地一声，门上一个小窗打开了，把任毅吓了一跳，这小小的窗子大概只有一寸宽三寸长，以后老犯人讲这是“老虎窗”，窗外看守的小眼睛在滴溜溜地转。牢房里死一般的沉寂，像停尸房一样的地板上脚对脚地躺著十几个人，对刚才发生的一切他们都没有反响。带钉的皮鞋声渐渐地走远了，远了……牢房里的人都活了过来，一个个地坐了起来。坐在大门边的一个人讲道：“你们挤一下，让一个位置给他。”人们自觉地挤了一下，一个2尺宽的地方空了下来。

于是，1970年2月19日深夜，西29号牢房里又来了一个新犯人的消息便尽人皆知了。

就在这一间牢房里，他整整被禁锢了165个日日夜夜。一直到8月3日，全省公判大会上宣布10年刑期后，他才被押到劳改农场去服刑。

从2月19日被抓到8月3日被判决，这5个月时间里，任毅天天被提出去审讯，而且经常是在夜里。

他们逐字逐句地审查那首歌的歌词，光是一句“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他们就搞了任毅好几天，一定要逼他承认当时不是写的“深浅”而是“深陷”，任毅因为自己确实写的是“深浅”，所以拒不承认。虽然是一字之差，可在当时份量大不相同，关于“深浅”，还可以自我批判一番，因为知识青年身上还存在著没有得到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没有工农兵那种一往无前、脚踏实地的精神，所以脚步是深深浅浅的，而“深陷”岂不是成了对上山下乡的一种污蔑吗？现在看来这些审讯以及他自己的解释都是可笑的，但在当时，审讯过程却无比严肃正经。为了攻下“深陷”这个堡垒他们在任毅面前抛出了几十个版本的“知青之歌”，估计都是从全国各地搜查来的，有油印的、有打字的、有复写纸的、有手抄的，各种样式的都有，其中确实有不少都是写的“深陷”，大概在流传中人们觉得这个词更能说明知青的状况吧。

在这五个月期间，任毅一共三次“陪绑”。当时“公判大会”气氛是很恐怖的，每个在押的人都不知道落到自己头上的将是什么命运，在没有法律保障的状况下，小百姓有可能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疏忽而招致杀身之祸。使任毅难忘的是当时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有个省革委会副主任主持公判大会，当他宣读判决书，扯开嗓子高叫“判处死刑”时，全场人的心仿佛都被提了上来，大家都屏著气在等下文“立即执行”，只见那位副主任慢慢地打开茶杯盖，抿了一口茶，麦克风里传出他开盖、喝水、关盖子的声响，然后他平静地说：“缓期二年执行。拉下去。”人们的心又给放了下来。真不明白他这种惊人的掀动人心的停顿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在审讯任毅的五个月期间，隔三差五地将他提出去批斗就算是家常便饭了，至少开了有30多场批判会，任毅是所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一个典型”，专门有一个批判的小分队，将他拖来拖去地巡回批斗。知青们对他怀有很大的同情。有一次在开完批判会之后，很多知青都涌到前面来，有人示意他到厕所去。在那里，他们挡住了看管人员的视线，往他的上衣口袋里塞了80元钱和50斤粮票，但是知青们的同情顿时使他感到活下去也许还是有希望的。

1970年8月3日，任毅又被拖去参加了一次全省的公判大会，这次被宣判的人中间也有他一个。当判词读到他的时候，他几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判刑10年……”

从那天起，任毅开始了长达 9 年的劳改犯生活，处境自然是十分严格，总之，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生活。“专政”的滋味任毅算是尝足了。

9 年坐牢，仅仅是为了一首歌。现在看来这是多么荒谬的判决，而当年他还为自己只被判 10 年徒刑而感到过庆幸。

任毅是 1979 年平反出狱的，后来被安排到南京一家丝织厂工作。失去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不过，任毅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因此却得到了珍贵的爱情，那是在他出狱后不久，有一次到一个老同学家里去玩，于是这位同学的妹妹——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对他和他的经历都发生了兴趣，虽然她比任毅年轻许多，却执意要和他结合在一起。于是，任毅在失去了人生中的很多东西之后，还是得到了一位年轻姑娘的纯真感情。如今，他们的孩子都已经读初三了。

□ 原载《美洲文汇》第 103 期

~~~~~

【痛定思痛】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记忆历史深处的细节

【推荐此文的读者未能提供作者姓名，如蒙读者提供有关信息，本刊将予订正。——编者】

#### ◇ 深刻的历史记忆

一个有经验的小说读者注意小说的细节。养成了这种习惯之后，在读别的书时，也难免对细节格外留心。我读胡平先生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国的眸子》就是这样，在北京的一家大型杂志上第一次读过之后，对其中的一些残酷的细节，怎么也无法忘记，怎么也无法摆脱。多年以来，我跟朋友们谈论文革、谈论文革中的虐政与酷刑时，总要提到这部作品中所描写的细节。后来在筱敏等人编的《中国女性悲歌录》①上见到这部作品的缩写本，我赶紧把这本书买了下来。自此之后，这部作品中的残酷细节，真不知读过多少遍。

我觉得细节里面有最准确最深刻的历史记忆。记忆历史的最好方式就是记忆细节。细节不但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也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心理奥秘。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说些含含糊糊的话，我看就是为了用一些不明不白的宏大叙事来涂抹历史的细节。几千年来，中国的集体叙事成为一种瞒和骗的宏大叙事，中国的集体记忆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虚假记忆。由于在这些叙事和记忆上我们掺和了太多的伦理意图和政治功利目的，我们有意掩盖、有意遮蔽、有意扭曲、有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实际上就是故意犯罪。我们为了掩盖各种罪过所作的各种努力，其实就是不断地犯下了新的罪过。

时光飞快的流逝，眨眼之间有案可查的文明史已经过去了几千年。在这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我们究竟犯下了多少罪，我们究竟掩盖了多少罪，在最有史料癖的中国也已经无法考索了。一般地说，这些考虑也绝无发生之可能。我们的本意就在于掩盖和遗忘，哪里还有费力考索的道理。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记忆历史：只记忆项羽的意气千丈宁死不屈，而不记忆他活埋二十万俘虏的残忍；只记忆长城的伟岸豪迈，并用它来支撑自己的虚弱与萎顿，而不记忆这种构想本身的残酷和每块石头下无数惨受折磨的骨头；只记忆紫禁城的金碧辉煌，而不记忆宫廷的阴暗、糜烂和权力的残暴、恶毒、罪孽；只记忆农民起义的道义和复仇的快感，而不记忆血与火的杀戮、残酷和毁灭性的破坏。我们既然养成了这样的记忆方式，当然就可以在自己

的内心虚构出一部光辉灿烂的历史。至于历史的真实，那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笔糊涂账。在刘震云的一篇小说中，叙事人“我”向姥姥打听某一次饥荒，也就是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姥姥回答说，饿死人的事多得很，你问的是哪一次的饿死人。面对过于频繁过于沉重的苦难，无力反省与消化的人记忆中只是浑沌一片。“我”与姥姥的记忆方式，充份体现了民族集体记忆方式。关于文革中成千上万的死难者和许许多多因为敢于思考而被残酷杀害的杰出人物……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在我们民族集体记忆中，都像一团乱麻一样，无法从中呈现出深刻的意义。久而久之，也就湮漫模糊，无可考索。最后从民族叙事中消失，也就是从民族记忆中消失。那时候，纵使想回忆一点什么，也已经没有可能。一部漫长的中国历史，它的真实性因为没有沉淀在记忆中，所以也就不可能呈现于回忆中。

然而至少文革历史可以成为例外，因为它远没有成为历史，它一点也不需要考索。它就是我们的经验，就是我们的切身体验，是我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所造出并承受的现实苦难。它深深地烙在我们的神经上，它时时飘袅在我们阴暗而又恐惧的眼神里。从愿望上说，也许每个人都希望摆脱这种苦难与恐惧，但遗忘决不是通向摆脱的门径。要用灵魂的痛苦反思我们的苦难，要用真诚的忏悔清算我们的罪恶。是清算，而不是掩盖。是记忆，而不是遗忘。是在痛定思痛中以每一丝罪恶的记忆敲醒我们沉睡千年的良知。

#### ◇ 敲醒细节

也许有人说，记忆本身也需要敲醒。那就请允许我提供几个细节吧。沉睡的人需要雷声震撼耳鼓，迟钝的需要鲜明的意象刺激他的神经，健忘的人则需要丰富的细节启动他尘封的思维。为此，我愿意转述那些清醒者所提供的细节。

在1968年“三查”运动中，江西瑞金县的“一个公社，将预先选定的‘三查’对象集中起来，要他们去山上挖树洞。横多少米，宽多少米，均有严格要求。可树洞不挨在一起，疏疏朗朗，以至谁也看不见谁。挖好洞后，便向看押者报告。未等讲完，报告者便被一顿铁锄砸死，推进洞里埋掉了事。事后，公社‘三查’领导小组负责人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敌人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活学活用了，阶级敌人也得给自己准备坟墓。’”顷刻间，此县杀人达300多名。此间相邻的兴国县也不落后。革命干部奋勇杀人达270余名。其中19个人死得特别可悲可叹。某公社抓来十几位阶级敌人，他们分别是五类分子子女，反革命组织的司令、副司令、参谋长、组织部长等。不难想见，所有这些职务决不是他们自己任命的，而是革命干部出于镇压阶级敌人的需要予以任命的。这十几个人被结结实实地捆在公社大院的树上，准备杀掉。这时县里来人通知说，必须停止随意杀人的风气。公社的小人物正准备给这些阶级敌人松绑。公社‘三查’领导小组负责人此时“端杯茶水，慢悠悠地从屋里荡出来，环视了一下现场，又慢悠悠地说：‘既然绑来了，放也麻烦。反正明天就不杀了，今天还是杀了吧’”这十几条人命就这样断送了。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中，正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之下，出现了李九莲、钟海源、黎莲、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等许多政治“犯”的悲剧。江西籍的女政治“犯”李九莲极刑后曝尸荒野，被精神病人割去乳房和阴部。她的同案殉难者钟海源的遭遇更为令人发指。为了满足当时一位高级军官的儿子的植肾需要（让他多活二十天或一周），当局决定给钟海源进行活体取肾。押赴刑场前，当局给钟海源注射了三剂特种药剂，“可那针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属的，又粗又长，像是兽医给体硕皮厚的牛马使的……那军人过来了。掀起钟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两侧各打了一针。又要我让了让，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针。这一针就是隔著几层裤子戳进去的……虽然我穿的是一件棉衣，可还是明显感到她因为全身揪著几层裤子戳进去的。当最后一针戳进去时，猝然之中，我甚至听见了她体内的某种异响……”为了制造

执刑已毕的假象，当局需要对她开枪，但又不能打死。于是就对非关键部位（不是左胸而是右胸）开了一枪，以便及时取出活肾。“‘砰’的一响，我看到她恍如被电击中似的弹跳了一下，可未等尘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给淹没了。扑上来的是三四个医生。解下钟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车篷里送……边篷架子上吊著一个简易的手术台；……它是U形的，血水顺著两头泻成了鲜亮的雨幕，刑场上弥漫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满了车底板，还滴滴嗒嗒地溅落在地上……也许是车厢里滑得实在难以移步，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医生，拿起一个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几下，又哗哗地挤进一个红色的塑料桶里。约盛了半桶，他跳下车，拎起它走到池塘边，将血水倒进了塘里，不一会儿，整口塘全染红了……尸体丢在地上，刚好脸朝天，半边脸没有了，另半边也只剩一堆模糊血肉之中的白森森骨头……”（以上引文均见胡平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眸子》）。

中国人，这些血光四溅的细节不足以唤醒我们的记忆吗？在我们粗大的神经上，要堆积多少人间罪恶，才能将它压沉到良知的水面上？要经历多少鲜血的浸渍，才能滋生起一丝恻隐之心？李九莲不过是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孩子，她在经历了文革武斗之后对它心生疑意，乃向它的男朋友写信倾诉她的感想。男朋友将这信交给了上级，一个案件由此诞生。钟海源不过是在李九莲受迫害时，站出来为她说了几句公道话，竟然也遭此极刑。李九莲被害于1977年底，钟海源被害于1978年春。那个时候，谁曾听说过这罪恶的枪声？谁曾为这些正义而又无辜的人痛苦过呼吁过？谁曾关注过流尽了十亿中国人的尊严与良知的这片鲜血？二十年后，当我们回想起那个年头荡漾在我们脸上的笑容，我们不得不承认，那是无耻而又下流的笑容。也许有人说，这没有什么特别，这算不上什么残酷。那我们究竟认为怎样才是残酷呢？神经特别坚持的中国人啊，下面的故事是不是可以让你感到一点残酷和恐惧呢？

跟李九莲一样，她也是一个中学生。她的青春像李九莲的一样美丽，她的名字跟李九莲的一样富于诗意。她叫黎莲。她的故事和遭遇跟李九莲竟然如此相似，以至于时隔二十多年，人们一直分不清她们谁是谁。我多次看到人们匆匆地在文字中夹杂著这样一个名字——黎九莲，这十有八九是把这两位都被自己的男友出卖然后又都被无辜的年轻女性混为一个人了。她们的主要区别在于，黎莲早在1970年就被处决，那一年她才18岁，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如果还要找出什么区别来，那就是，18岁的中学生黎莲所遭遇到的行刑方式更加惨无人道。“那是一个黑云低垂、大雨滂沱的日子。为了避免劫刑场的可能性，黎莲被秘密地拖去另一个城市执刑。囚车快到这个城市时，一辆救护车跟了上来，刚贴近，两辆车都停了。两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护车，匆匆爬上了囚车。囚车里，四个人高马大的武装警察一下将黎莲扳转身，脸和身子紧贴车壁上。衣背往上一撸，来不及使用麻醉药，一把锋光闪闪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了一个巴掌大的口子……没几下，一个滴著殷红鲜血的肾，泼刺刺地落在洁白的瓷盘上……犹如那是一个灶眼，匆匆地往里面塞进一些药棉、纱布。同样来不及缝合，也没有想到要给一个十几分钟后就得跌扑在黄土泥浆上的犯人作缝合……那血，如潺潺的小溪，无声地从纱布、药棉里渗透出来，从她的上衣里渗透出来，染红了囚车的甲板……”而在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个奄奄一息的“革命干部”正在等著移植这颗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引文出自《黎莲》，见《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②）。

无需罗列更多的材料。有时候仅仅一个细节就可以揭示全部历史真实。在这两个故事中，中国人对于生命的态度是如此矛盾。那位将军的儿子和那位革命干部的生命，可以被放大到无限神圣的地步，这个世界上任何宝贵的东西，都可以无条件地拿来维持他们的残喘。而李九莲和黎莲的生命，只能无条件地奉献出去。在所有这些故事中，连最起码的伦理界限也没有一个人愿意遵守。这是如何地伤天害理，是如何地侮辱了这个自名为人类的生灵历经千千万万年的努力才建设起来的这么一点点自尊。不征询肾的主人的同意，也不征询法律和天理的认可；既等不及处以死

刑之后，也等不及打一支麻药；那把屠刀就这样扎下去了！当人还在呼吸、还在感知、还在思维的时候，当人还是一个人的时候，那把掠夺和杀戮的刀就那么迫不及待地扎下去了。我在乡下看见过兽医给猪和牛做手术。每个兽医肯定也都是中国的兽医。而钟海源和黎莲在被掠夺肾脏之后，再也没有经济价值可言，所以那把掠夺和屠杀的刀就显得那么凶残，那么下流。这是十分符合中国逻辑的。

这一刀扎下去，使五千年中国文明立时成为一个谎言。整个中国历史必须以这个细节为切入口重新改写。

## ◇ 敬畏生命

有人说，不能改变的是逝去的历史，可以改变的是未来的选择。实际上改变未来的选择正是要从改变历史入手。我们所天天标榜的一部灿烂辉煌的中国历史，即使不全是谎言，至少也是极其片面的。我更愿意相信鲁迅有关“吃人”的历史解读。鲁迅是对中国历史的伟大发现，也是对这一历史的最神圣最歇斯底里的抗议。任何一个对中国历史有心得体会的人，任何一个了解中国人的伦理逻辑的人，任何一个对中国生活的运行机制和心理奥秘具有洞察力的人，都有足够的知识资源和经验资源像鲁迅一样把这部由谎言堆积而成的中国历史改写为一部残酷而又真实的吃人的历史。我相信这些人也有足够的心理愿望，选择一个与中国历史判然有别的人道而又文明的未来。

但是，恰恰是在价值资源上，我们显出惊人的匮乏。我们从来没有在人格意义和尊严意义上建立起生命神圣的观念。我们从来只用等级意识和功利意识看待人群，看待族类。谁官高权重，谁就尊贵。谁能以工具的方式创造最大的功利，谁就是人上之人。除此之外，面对一个一个生命个体时，面对一个具体的个人所体现出的普遍人性时，我们从来粗野得没有一丝尊重，麻木得没有一丝怜悯，下流得直想戏弄之、掠夺之，恶毒得直想杀戮之、毁灭之。试问中国历史上，哪一次天下大乱血光四溅的悲剧，不是在这样的文化心理背景下发生并蔓延的，哪一个人在备受蹂躏之后，没有千倍万倍地蹂躏过别的无辜的生灵。试想一下，如果那个举刀的医生是一个享有充份的尊严、体验过人性的自由与丰富的人，他还会这样野蛮地对待一个在屠刀下瑟瑟发抖的柔弱的生灵吗？

五千年间，我们就在如此恶劣的文化传统中无奈地循环。面对伤痕累累同时也罪行累累的古人，我们除了以人的名义献上一份怜悯，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但是对于我们自己，对于作为吃人种族的后代的我们自己，却绝不可说一句怜悯了事。近代以来，我们如此大规模地了解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古印度文化、近代欧洲文化、近代俄罗斯文化，所有这些文化，或充满开朗刚健气质、或充满悲天悯人的宗教气质、或充满大慈大悲的人道主人情怀、或充满个人主义的尊严意识和自由精神。一百多年来，这一切都在我们的知识结构内，都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中。这一切为我们改造我们的文化，为我们改造我们的观念和灵魂，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可能性。可是，所有这些文化，为什么仅仅只被我们所了解，而不能成为我们在精神上真正拥有的资源？就在我们的民族内部，近代以来也产生了敬天悯地的《红楼梦》，产生了极力抚慰人性的创伤的苏曼殊，产生了为确立人性尊严、为改变我们的凶残下流而终生呐喊的鲁迅，为什么我们不能从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学到一点善良、一点慈悲、一点敬畏生命的良知、一点热爱世界并且自尊自爱的人之常情？难道非得那么凶残才能显示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非得这么下流才能显示出一个文明古国的伟大吗？

如果真是这样，我不得不令人痛心地告诉你，这是一种下流的尊严，这是一种下流的文明。此外，我还不得不告诉你，那个受过完整的现代文明教育的医生所举起的屠刀，不只是杀死了黎莲，而且还是扼杀了一个民族称为人类的资格。



—— 1998年11月写于北京黄村

①《中国女性悲欢录》（内收胡平《中国的眸子》），筱敏、袁伟时编，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

②《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金石开编著，中国大地出版社1993版。

原载《科学时报》1999年1月7日（总第1416期）

~~~~~

【历史资料】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五）

• 宋永毅 • 孙大进 •

第一章 血统论：从对联的风行到联动的觉醒

〔本章论述部份已经由本刊发表在增刊第138期（zk9711b）上。此处刊载这一章所附的六篇大字报或讲话。关于这些历史资料的背景介绍，请读者参看上述论述部份。——编者注〕

自来红们站起来了！

•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 •

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

有人诬蔑我们是“自来红”，崽子们：你们的诬蔑是我们的光荣！你们说对了！要问老子是哪一个，大名就叫“自来红”，我们从小长在红旗下，成长在红色部队家庭环境中，从小饱受了红色革命的教育，我们的老子跟著党、跟著毛主席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他们对毛主席最热爱，并且从小就这样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从小就对党和毛主席有最深厚的感情，最最热爱毛主席！老子的革命精神时时刻刻渗入我们的体内，我们从里到外都红透了。“自来红”正说明了老一辈革命者的传统怎样传给了革命的后代！我们是纯纯粹粹的无产阶级血统，我们受的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教育！而你们是在资产阶级高级玩意、反革命、大右派的环境中生长的，你们整天在家受的是黑黄白等杂七杂八的教育，你们不改造，只会“自来黑”！“自来黄”！“自来白”！崽子们：你们有人极端仇视我们这些“自来红”，我们告诉你们，无论如何，我们这些出身革命家庭的“自来红”比你们出身反革命的“自来黑”，资产阶级的“自来白”，要强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强得无法比！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在革命立场上最最最坚定，我们对党、对毛主席最最最热爱，我们的革命之心最最最红。

我们有没有缺点，有！但这比起我们的优点来是次要的！为了革命要彻底，为了我们红得更纯，缺点我们一定要克服的！革命的重担落在我们肩上，大权一定要我们掌，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最大权力，谁敢反对，我们就坚决专他们的政，要他们的命！以前，我们这些“自来红”，被那些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王八羔子们压得抬不起头来。我们老子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可他们的后代反而低人三等，连那些资产阶级小崽子都“不如”，今天，有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我们“自来

红”扬眉吐气了！往日我们矮三寸，今天是顶天立地的人！所有的“自来红”，拿出我们大红的革命精神来，和一切资产阶级“权威”以及他们的崽子，和一切大大小小牛鬼蛇神斗到底！有党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这个反我们造定了。不反到底，死不瞑目！谁他妈的敢反“自来红”就让他尝尝我们“自来红”的厉害！老子英雄儿好汉，革命精神代代传。我们不但自来红，而且要现在红，将来红，永远红，红到底，闹他个全球红，都红遍！

敬爱的毛主席，您老人家放心，我们这些“自来红”，一定要读一辈子您的书，听一辈子您的话，一辈子按您的指示办事，一定把红色的江山给您保下来，把您的伟大思想红旗插遍全世界！

原载北京《兵团战报》 1966年11月26日

∞ ∞ ∞ ∞ ∞ ∞ ∞ ∞ ∞ ∞

做顶天立地的人

• 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高六五五班核心组（即领导小组）•

工农革干子弟们，我们过去受压迫，受排挤，受打击，受尽了凌辱，受尽欺负。现在我们要翻身，要造反，要做主人。

过去一些工农革干子弟在敌人软硬兼施、名利诱导的情况下，唯唯诺诺、不声不吭，做了一名不闻不问的小人。

一些工农革干子弟造反未成，灰心丧气，敢怒而不能言。

一些工农革干子弟甚至开始蜕化变质，成了敌人的马前卒，牺牲品。

现在，我们要站起来革命了！要造反了！

还能再“老实”下去吗？眼看著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兴风作浪，赤膊上阵，屠杀我们的阶级弟兄却无动于衷？不能！不能！不能！再“沉默”下去，千百万人头落地，大好江山丧失乾淨！

还能再“畏首畏尾以小人自居”吗？让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趾高气扬、神气十足，当官作老爷，俨然以老子命令威胁我们？不能！不能！不能！再这样下去，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就会重新夺权，重新掌权，在精神上压倒我们，而我们仍然是敌人精神上的奴隶。

不能呀！千万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同志们啊，过去我们矮三寸，现在我们要做顶天立地的人！

班里大权我们掌，核心小组要永远为你们服务！

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要当家做主人，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们面前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我们要批判一切旧制度，打击一切反革命，我们要“神气十足”，“作威作福”，要以高姿态出现在高655班。我们要喝斥那些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不准翻天，如若乱说乱动，立即镇压！

凡出身非工农革干子弟者，我们可以随意找来谈话。他们在我们面前必须矮三

寸！任何非工农革干子弟对我们必须尊重一些，不准恶意中伤！

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还要敢于做工作，和群众紧密结合。谁要有思想问题，我们最有责任去工作！我们要成为高 6 5 5 班的革命先锋，任何革命工作都要成为全班的榜样！

我们有责任，有权力这样做，因为我们是主人！懂吗？我们是主人！

光荣的、伟大的、自豪的工农革干子弟们，放手干吧！谁敢动工农革干子弟一根毫毛，就砸他个稀巴烂！

让我们工农革干子弟做主人！

一九六六年八

月

□ 原载北京：《兵团战报》1966年11月18日

∞ ∞ ∞ ∞ ∞ ∞ ∞ ∞ ∞ ∞

从对联谈起

• 谭力夫 •

对联也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武器，这也是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发明创造。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这幅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在修正主义长期统治下的工大，这颗火星燃起来了熊熊烈火。

有人说它“糟得很”；有人虽然稍加赞许，但也不能全然否认一个“糟”字，在“但是”后面作文章；而我们却要大声疾呼“好得很！”

有人说：“上联不利于出身好的同学思想改造，下联不利于团结大多数。”

修正主义大讲所谓重在表现时，你们也没有出来说这“不利于出身不好的同学思想改造”，修正主义用“红色包袱”把广大工农革干子弟压得抬不起头来时，你们也没有出来说：“这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何其不公正啊！

什么是大多数呢？在修正主义办的大学里，“自来红”们暂时是少数，但就全国和全世界来讲，他们是绝对的大多数，即使在大学里也终将会成为真正的大多数，请你们放心，我们会用我们无产阶级的面貌彻底改造我们的大学！就眼前来讲，混蛋们也决非大多数，职员、自由职业者、普通知识分子以及中小资产阶级的子弟们，请你们不要痴心，你们的老子大多数不属于反动之列，即便是黑五类的子弟，你们也可以想想，虽然老子反动，你们是否是混蛋？我们热烈希望你们做“基本如此”之外的人。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说明我们是有成份论者，“基本如此”说明我们是不唯成份论者——这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有的同志讲“上联不全面，下联不策略”，我们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后来又产生一幅对联“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这两幅对联配合使用，意思就比较完全了。

第一幅对联描绘了一个基本状况，是讲唯物主义的，第二幅对联是指出了发展前途是讲辩证法的。“基本如此”加上“应该如此”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了。

这两幅对联的确触动了某些人的灵魂，有的同志加上三个字“鬼见愁”或“鬼见怕”，很有意思。有的同志不敢触及某些人灵魂深处的那个小王国，老是不痛不痒，马马虎虎，以求得和平共处。“岂不知，哄来的孩子，终究不是自家的孩子。”“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否则，貌似爱之，实则害之！

有人写了另两幅对联和前两幅对联唱对台戏，一曰：“我父革命我光荣，娘胎里是自来红，他父反动他倒霉，天生永是自来黑——形而上学。”

这对“红五类”子弟是多么可恶的戏弄。对“黑五类”子弟又是多么卑鄙的挑拨。

二曰：“老子革命儿应继承，老子反动儿应造反——重在表现”。

在这里红与黑半斤对八两，“不偏不向”都叫作重在表现，阶级分析的影子一点也没有了。这简直是彭真言论的翻版！四幅对联这样针锋相对，难道不发人深思吗？有人问我们：“你们说党在学校的阶级路线是什么？”

我们说：“我们理解就是坚决依靠革命左派去牢固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知识分子子弟和一切革命师生，就是左派的主力军。”

又有人问：“哪一个文件哪一条这样写了？”

我们说马列主义教导我们，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尊重唯物主义，尊重辩证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首创精神。我们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进行实践、进行创造。对阶级路线的这个理解就是在进行创造，就是一部份革命同志的创造，我们过去的实践证明出身好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左派，而大多数出身不好的是愿意革命的而且是可以革命的，但是，他们真正背叛了家庭的，确实不多！不信也请你们到实践中去检验！

我们的想法，如果有一些道理，那么就可以被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的内容，如果不对，我们将在实践中修正。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 ∞ ∞ ∞ ∞ ∞ ∞ ∞ ∞ ∞

在8·20辩论会上的发言
• 谭力夫 •

刚刚这位发言的，点了我和刘京的名，既然点了将就得上台，所以我抢先发言

。行吧？！（笑声）

我昨天发言，有人底下跟我说：“你说彭真的观点还有人鼓掌，这不是盲目崇拜吗？”还说要写大字报。刚刚这位发言的，也问我所说的右派指谁？大概也是指所谓“彭真观点”的这句话。我愿意把这句话重说一遍，我问白之其，你们那伙人为什么说气候不适宜？他说：“一是由于文革领导不力。二是由于工农革干子弟老说阶级分析，老说阶级斗争，别人就不敢说话了。”我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们压制一部份群众而发动另一部份群众啊？”他又说：“啊呀！我考虑得不全面。”（笑声）本来嘛，文化大革命就是阶级斗争，为什么不能讲阶级斗争？！我看，这就是彭真的“放”！这是只准右派放毒，不准左派消毒！（掌声）就是只准右派进攻，不准左派反击！（掌声）就是只准右派翻天，不准左派造反！（掌声）就是只准牛鬼蛇神出笼，不准革命人民降妖伏魔！（掌声）叫我执行彭真的“放”的政策，罢了我的官，我也不干。（热烈掌声）我昨天的话就是这么说的，今天还这么说，以后我还是这么说！（掌声）

到底有没有右派？工大这么个烂黑窝怎么会没有右派？我看今天来参加会的人当中就有右派。（热烈鼓掌）谁敢保证工大五千人里就没有右派？我们认为辩论会开不好，是有人捣乱。当然捣乱的人是少数。“一个游鱼三个浪，三个游鱼九个浪。”没什么了不起的，有人上台讲话很威武地说：“我们不是一百人，是三百人！”你就是有五百人，那我们全校五千人怎么样？你们才几分之几呀？！百分之十还没达到呢！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右派是什么？其实这三百人中，是有不明真相的群众的。从现在辩论会上就看得出来阶级斗争很复杂，过去我们对阶级斗争、右派势力估计不足。工大这么个烂摊子，为什么这么平静？为什么几翻骚动又下去了。有问题！你们看，现在又蠢蠢欲动了，这是实事求是的分析。工业大学就这么坚强？工大的左派这么多？见鬼去吧！（掌声）

我上台不讲宣言，不进行自我表白。有人心虚，上来就讲参加辩论会的目的，咱就用不著来那一套！宣言管什么事？一文钱不值！（掌声）我不讲宣言，见鬼去吧！就看你的实际行动嘛。有的人，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掌声）其言善辩，而其行极丑！（热烈掌声）

为什么辩论会开不起来，为什么有对立情绪？革委会在杜万荣支持下成立起来了，酝酿是“不够充分”的。不然，我们还可能上不了台。我们上台，有些人看了不舒服。他反正看你横不是鼻子竖不是眼！我们主持这个会，要是不发言，他说你高居于群众之上，置身于运动之外。你要是发言呢，开头发言，说你划框框定调子；中间发言，说你态度暧昧；最后发言，又说你作结论。别活了！（掌声）不是要开会斗黑帮吗？斗宋硕是刘京的大阴谋，斗晋军是谭力夫的大阴谋，他说你是为了转移群众的视线。你要是不斗黑帮，他又说你放弃了主攻方向！撤你的职，罢你的官！怎么办呢？（有人喊：“让他们发言！”）我看少奇同志讲得对，只有我们下台让他们上台。再说开辩论会，不开吧，他说你心里有鬼，不运用“四大”，不敢发动群众；开吧，不上台又说气候不好，说老讲阶级斗争，溜之呼也。这种人，就是会躲在暗角里，吐几口唾沫，吹吹阴风，登不得大雅之堂。也不过是跳梁小丑！（掌声）回忆回忆，出了一个好汉叫郑志强，我们为他鼓掌（掌声），其他人就是草包，软骨头！都是醋缸里泡出来的软骨头，（热烈鼓掌）只配夹著尾巴过日子，（热烈鼓掌）大将一名，叫做吴钊，给三系点了一把火。可是上台来，讲了十五分钟，十分钟开场白，五分钟论据，虚晃一枪，下去了！你说没辩论吧，上台了。你说观点吧，他不讲。（笑声、掌声）刚刚又上来一位大将叫做张晋民，不讲别的，上来念别人写的大字报，说什么工大有没有群众斗群众，可到北大调查！莫名其妙！（笑声）这是什么问题？我只知道主席教导：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得亲口尝尝梨子。没听说吃了苹果就能知道梨子滋味的！（大笑掌声）莫名其妙！这是什么问题？我们是土包子，脑子死，我们是山沟里出来的，说话粗。

辩，又不辩，又要辩。只派几个小卒子在台上晃，就是拖，他们在底下搞的什么鬼？怀的什么鬼胎？要生什么鬼儿子？！（热烈鼓掌）有人不讲，说材料还不充份。“十大罪状”，一个月前就出来了。我就奇怪，结论怎么出在材料之前啊！（大笑）这些同志们，或者暂时叫他们同志，你们不要糟踏手里的语录本子吧！（热烈掌声）你们不配！

有人讲我和刘京在昨天的讲话，是犯了大罪，竟敢不按十六条，而另给群众划框框。我们原来想：讲或不讲反正都得罪人。干脆还是讲。我们划什么框框了？不是讲了主流和支流、全局和局部的问题吗？刚刚这位发言的，还要求别人对他们的看法，要注意主流和支流，为什么你就可以说，你说行，我们说就是划框框，这根本不平等！（掌声）刚刚有同志给我递条子，说有的人使劲记我的讲话。同志们，不要紧，让他记，我还得照样讲。共产党员是襟怀坦白的！（热烈掌声）

关于曲钟绥的辩论会上，有人在台上喊“要罢刘京的官！”有的同志上台去说：“谁敢动以刘京为首的文革一根毛，就和他们拼命！”会后有人说：“刘京听了鼓掌了”，但是据我所知，要求罢刘京官的人讲话刘京也鼓掌了。为什么看不见呢？不鼓掌，他说你冷若冰霜，鼓掌他又说你带有倾向性。我看是你自己带有倾向性！同志们，请你们记住这样一个格言：“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热烈掌声）根本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人反问什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们老拖时间，算什么？就是有这种人，我们明明知道有人手里有厚厚的一迭材料，为什么不上台讲讲，还说需要调查。你还调查什么？工作组刚一进校你就作记录了，你还调查什么？他逗一逗，讲一点，这是为什么？明明在他的心里的那个黑角落里，还有他自己的私货！（鼓掌）

我们辩论，目的是为了总结工作，更好地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牛鬼蛇神怎么会关心扫除他们的方法呢？（掌声）我和刘京昨天只讲了两条，还有第三条保留了，王明环还讲了一条标准，我们昨天没好说，就是斗了“左派”还是右派？是革命群众还是牛鬼蛇神？（掌声）老实说，罚不当罪的极少（热烈掌声）。我们现在总结经验，为了今后更好地集中兵力，解决主要矛盾，长长知识，各个击破嘛。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敌人很多，我们打完一个再打一个，呼呼地扫一片，扫不乾淨。（热烈掌声）党中央文件明文规定：真正的右派要放到后期处理。（掌声）在这里辩论，是总结经验，是为了今后更有利地斗这些人！（热烈掌声）他们怎么会对这个这么关心？怪事！他们根本不能理解我们的心情。他们说我们怕辩论，我们怕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有强烈的阶级性，你也念语录，可是你念的语录倒帮了我们的忙。（大笑）是不是？同志们，（群众：是！热烈鼓掌）同志们，这是个最朴素的真理。毛泽东思想要是能用来打革命群众，那还叫什么毛泽东思想！（热烈掌声）

怎么能叫这些人没意见？我们下台，你们上台。当然，你们不做出样子来，看来我们也不下台。（大笑，掌声）有人说我们有的同志不敢领导了，我才不能理这一套，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著肚子，像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下台也不能软骨头，不能象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热烈掌声）

你们要辩论我们给你们讲台，给你们准备扩音器，要会场给你们会场，要听众给你们听众，你们还要怎么样啊？！你们又不敢上台，你们再不上台，运动可要往前走了。

有人对三大任务根本不感兴趣，正如王明环说：你说自己心中只装革命二字，怎么上台来净散发个人主义的臭味？运动已经拖了一个星期了，得出什么结论了呢？革命的同志心如火焚。有人说我们抢话筒打断人家讲话等等。因为我们看不惯你

们那一套，就是要夺话筒。（掌声）少奇同志说：半年不上课，白吃饭，让我们干什么呀？（群众：干革命）是让我们干革命的，不是来扯皮的！（热烈掌声）吃著人民给的饭，穿著人民给的衣，住著人民建造的高楼大厦，你们整天想什么？你们认为可以拖，下星期可能干脆不出面。搞舆论准备，你们准备什么？有人要把运动引向歧途，我们绝不答应！（掌声）没办法，立场不一样，结论就很不相同。（掌声）有人对黑帮不恨，彭真的“重在表现”给他那么多的甜头，怎么恨得起来！可是，对工作组，对一些老革命同志，却恨之入骨。对斗工作组比斗黑帮还带劲。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著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有人喊：骂得好！热烈鼓掌）

一讲阶级路线，他们也来讲几句。怎么配呀！（掌声）说起阶级路线，我们是“既得利益者。”同志们，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热烈鼓掌）同志们，这就叫“阶级烙印”。看到杜万荣为首的工作组撑我们的腰，“土包子”上台掌了权，有的人在底下骂我们，我们是知道的。他们在底下的磨牙声音我们都听到了。（笑声）（掌声）我们认识杜万荣，就从这一点开始，也将由这一点达到结尾。（掌声）这一点就定性了！（热烈掌声）事情一定了，你就是说得天花乱坠，我也是喜欢杜万荣！（热烈掌声）老杜进校第一天，给我们做的第一个报告，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掌声）老实告诉大家，那天很多同志哭了。象那些狗崽子们怎么能理解？那天，我们第一次在工大听到了我们在家才能听到的话，第一次感到工大象个家的样子了。我们说一声：党的阳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从此照进了工大。（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热烈鼓掌）那些被打翻在地的人，那些从此感到前途渺茫的人，那些从此感到自己的弟弟，妹妹，自己的家庭在政治上都没有了希望的人，怎么能和我们有同样的感觉，怎么能和我们有同样的语言？这就叫“阶级烙印”。（热烈鼓掌）有人说，学生不能老说什么“阶级烙印”。还有人说，我们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小资产阶级范畴，而且还引经据典的说什么这是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把主席在二十年代讲的，拿到六十年代来硬套，那怎么行？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地主，大资本家专政下的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知识分子，怎么能还是一样？“你是贼，我也是贼。”这是什么逻辑？（笑声）解放前有这么多工农子弟上学吗？那时有革命干部子弟吗？（笑声）这种人为主席的书简直狗屁不通！（笑声）有人说，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对待我们都应该实行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都象对老教授那样？！（笑声）知识分子的队伍在不断变化，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在不断发展。如果大家都一样，什么时候有我们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要区别对待。家里人就是家里人，家外人就是家外人，不能混为一谈。（掌声）

开关于阶级路线的辩论会，不来参加，表示“罢会”。这才是真正问题的核心。我们认为，杜万荣之所以好，第一条就是好在这里。有的人之所以以为他“坏”，也就“坏”在这里。董舒的大字报论点没驳倒，这问题早有人谈，但没抓住。为什么核心问题要回避呢？董舒不是说：前一段运动冷冷清清的的根本原因在于杜万荣实行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阶级路线。一语道破实质！有人说我和刘京的大字报反动，篡改了党的政策，要把我们的大字报批倒、批透、批臭！跟你们吹个牛吧，关于阶级路线的问题，你们来一百人，我一个也能对付！（掌声）老实告诉你，我们的根子硬，我们的根子在哪？（群众：毛主席！）你看，这还怕什么？（大笑，热烈鼓掌）

老实说：我们在修正主义的学校，上了几年学，火气已经小多了。比起我们的小将来，差多了，回家弟弟妹妹批评我们都有修味儿了。可是，听了我们的话，你们还嫌扎耳朵。我们的小将还没来呢？小将来了，就该把你们吓死了！（大笑，热烈鼓掌）

我说了很多话，可能有错误，请大家批判。但是，中心一个意思，我是要革命的。要革命的过来，不革命的滚蛋！（掌声）有人说这不是毛泽东思想，不利于团结，这是断章取义。我们要革命，有人不让。他不革命也不许大家革命。比如开辩论会的问题，那我们只好让他滚蛋。（掌声）我们的运动不管出现多少曲折，都是要照样向前发展。该打到的，还是要打到。（掌声）我们做到仁至义尽，给你们辩论台，给你们麦克风，给你们时间，给你们群众，你不讲，那我们就往前走了！（掌声）无产阶级总不能让你们牵著鼻子走！（热烈鼓掌）

老实告诉你们吧，你们给我们准备的几顶“帽子”还是还给你们。你们的“帽子”戴不到我们头上，我们头上有蓝天，有红太阳，而你们，是蝙蝠！（大笑，热烈鼓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理不是靠嘴皮子说出来的，它是客观存在。你在底下准备了多长时间，拿著一迭稿子在那里念，而我毫无准备，上来就讲，信口开河（掌声）

同志们！工大的阶级斗争要找到现象，要找到根子，在我们工大阶级斗争到底尖锐不尖锐？（群众：尖锐）复杂不复杂？（群众：复杂）严重不严重？（群众：严重）要想这些问题。运动拖了一个星期，这是怎么回事？要不，别人牵著你走，人家宰了你，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应该想想这些问题，不能糊里糊涂地过日子，为什么？前途是什么？要想一想？成天该睡觉的睡觉，该吃饭的吃饭，象那些人（指著游泳池）还有兴趣游泳。（笑声）就是不愿想大问题，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我们应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掌声）希望大家好好想想，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串起来想，有人反对阶级分析的观点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列宁教导我们，要从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理出个头绪来，只有运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没有这个观点，就是一个盲目的人，就是一条糊涂虫！

我校运动怎么搞？今后我们怎么走？（群众：按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对！要冲破重重迷雾，跟著毛主席在大风大浪里前进。现在迷雾还不算多，我们要有充份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在群众运动的泥坑里打千百万个滚，摔了跤，爬起来，又摔了，再爬起来，心中要有一个“敌”字。我们的运动还没有摔过大跤呢？我们现在有的人，一天就是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工农革干子弟们！我们的父辈可不是这样生活的，我们都二十好几了，我们的历史从哪里开始？就从现在！（热烈鼓掌）若干年后，当你白发苍苍的时候，后辈们问你：“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搞的？你当时如何参加的？”我们一红脸，对孩子们说：“我虽然不是右派，也是中间偏右的。”（大笑）同志们，我讲话不好听，山沟里出来的土包子，说话粗鲁，但是，我爱讲老实话。

有的人不爱讲老实话“老子反动儿混蛋。”我们说：“老子反动，不要把反动扩大到非无产阶级家庭。”你们说：“这话好乖巧呀！”这不是明显的挑拨是什么？我们必须揭露！（掌声）有人大讲什么“平等”“博爱”。在阶级社会中，哪有什么“平等”“博爱”？我们有多少哥哥姐姐小弟弟小妹妹刚一出世就惨遭敌人的杀害，叫做斩草除根！（静场，群众呼口号：牢记血泪仇！不忘阶级苦！）现在，我们对你们的老子专政，实行了仁至义尽的改造政策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他们的子弟也可以上学，表现好的还可以入团、入党，你们还要怎么样？你们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热烈鼓掌）一讲就是团结，怎么一种团结法呢？斗争中求团结。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掌声）拿块糖，哄你来干革命？有人说要讲究策略。该孤立的先孤立，孤立完了，看有可能团结再团结，我看这就是最大的策略！（掌声）我们这里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工农革干子弟，刚搞了这么几天，就有嚷嚷过“左”了。修正主义统治了六七年之久，我们才几十天，这力量对比太悬殊了。这么短的时间，老实说，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犯错误呢！（掌声）我们还没有

充份发动，而且，我自己的组织还没有成立，是不是？（群众：是！）不要著急，同志们！该诞生的时候自然就诞生了！（热烈鼓掌）反“左”？怎么关心党的政策？你们离毛主席比谁都近，从哪儿够得著脚呢？（掌声）

阶级路线问题是个焦点问题，以后还是要大谈，有不同意见的，请上台来谈你的高论。不愿上台的可以下面开小会谈，不愿意谈的可以写大字报。总之，希望能说出来，在讨论和辩论中，我们共同进步。本来是阶级社会，不让讲阶级，不行！当老百姓时要造反！当了官还要造反！以后当上当不上？我们努力争取，反正要造反！（掌声）君子坦荡荡，有话当面讲。（掌声）我就敢说。无产阶级，两个肩膀支著一个脑袋。没有坛坛罐罐，怕什么？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就是刺刀见红。我们端著枪要对刺，心里急得象揣著一个兔子，你们围著树绕圈子，跑得象个兔子！谁是英雄？谁是狗熊？不是看得清清楚楚吗？（掌声）无产阶级天下坐定了！

有人说：“工作组的遗毒未消，工作组的阴魂不散”，我看是修正主义的遗毒不消，是彭真的阴魂不散！工大不彻底改造不行！我们说这个学校太烂了，我们不要它！我们出去和工农兵结合去！你们敢吗？（群众：他们不敢！）说到高考制度的改革，有人躲在被窝里哭，打碎了毕业分配的美梦，说：“贯彻阶级路线我的前途完了，我家庭的前途完了！”这十七年对你们也太宽宏大量了，你那个家还不完？早就他妈的该完了！（热烈鼓掌）我造反是造定了，骂也骂了，人也得罪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掌声）但是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有革命前辈给我们撑腰，有亿万工农兵和我们一起战斗，我们准备在群众中滚它千百万个滚，爬起来，洗乾淨，再前进，在斗争中我们扔掉的是修正主义毒素，我们得到的是无产阶级斗争性，（掌声）我们得到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热烈鼓掌）有人说共青团要打烂，连党也算上，该砸烂的就砸烂（掌声）。连这个学校我看都得砸烂！（热烈鼓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人习惯于翻本本，找条条，都等中央指示，还要你“首创”什么？我看只有工农革干子弟有这个胆量，有这个本事，你们其他人谁敢？（热烈鼓掌）看来还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群众：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热烈鼓掌）

说到这副对联，我又想起，有人老爱强调大多数，说我校百分之八十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得听大多数的。毫无阶级分析，到劳改队里谁是大多数？我依靠谁？简直一窍不通。在工农当政的国家里，工农基本群众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是他们的子女在大学里却只占百分之二十还不到，你怎么不说说这个大多数呀？！这是个阶级感情问题，是个阶级立场问题。

一提到阶级路线，大家都喊万岁，天底下没有这样的怪事，无产阶级喊它万岁！资产阶级也喊它万岁！我活了二十几岁，我没见过，我爸爸活了几十岁，也没听他说过！（笑声）有人说百分之一错也不能说它好得很。世界上哪有完美无缺的东西？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东西。就是毛泽东思想也还要不断发展，必定还要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掌声）搞这种怪论点的人，大概连他们自己的存在也给否定了。（笑声）这种人是虚无主义。说得好听，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可是举著红旗干什么呢？（群众：反红旗）打著红旗反红旗，最后露出白旗。“旗帜白”，白之其，反正是白旗。（大笑）有人跟我讲什么黑格尔，费尔巴哈，我不懂那一套，我只知道毛泽东！（热烈鼓掌）

同志们！我提个严肃的问题，以后我们运动如何搞，希望大家认真考虑，群策群力。我们相信我校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也是可以革命的。我诚心诚意说这句话，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搞文化大革命嘛。团结要讲，我们讲两种团结。第一种是核心力量的团结，没有这种团结，而空谈大多数，那就是右倾，就是陈独秀的路线。有了核心的团结，还要有外层，再外层，直到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叫第二种团结。只讲第一种团结，不讲第二种团结，那就是“左”倾，就是王明的路线。一定

要做好团结中间的工作。但是没有第一种团结，我们不打几个胜仗，中间派还瞧不起我们。那就谈不上什么团结。从某种定义上来讲，我们加强阶级队伍的组织和团结工作，正是为了更好地争取中间，团结大多数，主席在七大上曾讲过这么个意思。中农、小资产阶级等是中间的、动摇的。他隔著窗户一看，屋子里无产阶级没有几个人，他就该说：“我老婆有病，孩子无人管，牛还没喂呢！”如果他隔著窗户一看，无产阶级的队伍很整齐，再打他几个胜仗。好，你不用去请，他自己就来了，这回，他老婆也没病了，孩子也放心了，牛也喂过了！（大笑）同志们，真的就是这个道理，有人讲什么“平等的团结”，什么“不分高低主次”，意思是“你不团结我，我还不团结你呢！”这种人一边去啦！他都不承认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怎么可能诚心诚意跟我们闹革命。（掌声）你们还要他干吗！！

同志们：我校运动怎么搞，搞成什么样，可全靠大家了。靠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工业大学有特殊校情，对这个烂摊子估计不足，我们就要犯极大错误。从我们系、我们班、从我们接触的同学中，确确实实看到，要革命的，可以革命的是多数，许多出身不好的同志，表现很好，使我很受感动。革命的更要革命，不太革命的要革命，不革命的别捣蛋，反革命就叫你完蛋！（热烈鼓掌）言多语失，有错误请大家考虑。怎么看我们周围这些活人，他们和我们呼吸著同一空间的空气。却可能想著两样心思。同志们如果头脑不清醒，我们就要吃亏、上当。我希望大家想一想，有人空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看具体化，第一条就是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群众：党的阶级路线万岁！）

一切革命同志：让我们携起手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热烈鼓掌）

□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 ∞ ∞ ∞ ∞ ∞ ∞ ∞ ∞ ∞
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

中发秘字

0 0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中央军委、国防部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付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①坚决、彻底、全面、乾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副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②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③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中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④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⑤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县委干部子弟组成；

(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〇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指示。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它的成员，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同志们，同胞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肩负著党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使命，肩负著历史赋予我们的共产主义战斗使命，“我们一定要英勇、忠诚、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项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子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啊！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党党员团结起来！

全党全民全军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革命干部子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命干部子弟

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
十六省、市委革命干部部份子弟
联合行动委员会

公元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

□ 原载《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资料选编》一九六七年七月

∞ ∞ ∞ ∞ ∞ ∞ ∞ ∞ ∞ ∞

紧急联合通告

中发 7 4 3 1 密字 3 4 5 2

(注意此为暗号!)(下发各纵队各校支

队)

继本联合行动委员会十日发出密件后,各纵队、校支队立即行动起来,战斗成果辉煌,大长红五类威风,但近日狗崽子活动更为猖狂,尤其是四中王八蛋的“红四月”运动流传全市,企图煽动全市的狗崽子对我们革干革军子弟进行专政。

希各纵队、校支队配合当前形势立即行动起来,再次打击狗崽子的进攻,显一显我们红五类的威风,每个战士务必召集革干革军子弟借四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和四月十四日戚本禹讲话之名把狗崽子给压下去!搞坏这些“左派”和解放军的关系,狠打狗崽子的威风,把他们整下去。

各纵队、校支队,每个战士见此通告后,立刻照此精神紧急行动起来,给“左派”们加上“反解放军”、“反军训”的罪名,直至搞臭,搞到红五类上台。

打倒狗崽子!镇压流氓!

革干革军子弟就是要掌权!

特急 火速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首都红八月革命造反司令部

(第一章完,待续:第二章 出身论:黑暗中的人权宣言书)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本期责](#)

[任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 曾 敏(美国)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徐名扬(澳大利亚) [<cnd-help@cnd.org>](mailto: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张雨田(美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国)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 波(美国)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 LISTSERV@UGA.UGA.EDU (GB 版)

并请注明: SUB (或 SIGNOFF) 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 LISTSERV@BROWNV.M.BROWN.EDU (HZ 版)

并请注明: SUB (或 SIGNOFF) 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 (FTP): [ftp.cnd.org](ftp://cnd.org)[207.151.78.100]: pub/hxwz

或 [canada.cnd.org](ftp://canada.cnd.org)[142.132.12.100]: pub/cnd/

hxwz

万维网服务站 (WWW): <http://www.cnd.org/HXWZ/>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